

畢爾邦著

一篇爲倦人讀的神話

幸福的僞善者

梁實秋譯

上海東南書店出版

The Happy Hypocrite

A Fairy Tale

For Tired Men

By Max Beerbohm

者善偽的福幸

話神篇一的讀人倦爲

譯秋實梁

民國十七年六月印刷
民國十七年七月發行

幸福的僞善者

實價肆角

——11000部

原著者 Max Beerbohn

譯者 梁實秋

發行者 上海新開路辛家花園十一號
上海東南書店

印刷者 上海東南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本店新書預告

日本現代劇三種

田 漢譯

白薔薇(劇本)

劉大杰著

洪深劇本創作集

洪 深著

經濟學叢書五種

李權時著

官廳會計學大綱

錢祖齡著

解析幾何學

金通尹著

關於王昭君的五個劇本

洪 深著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

常乃惠著

據說在所有的與執政皇太子一同縱樂的人裏，沒有一個比得上喬治地獄公爵一半的狡獪。我不願細述他的偉大的惡作劇，以擾我的小讀者們的清聽。不過讀者們要知道，他是一個貪求的，破壞的，桀傲不馴的人。我想這是不容疑的，他常常逗留在卡爾登飯店，夜深不去，作各種遊戲，并且總是狂吃狂喝過了於他自己有益的程度。他極喜

歡穿漂亮的衣服，時常在平常的日子也穿起璨爛的服裝，如一般的好人們在禮拜天所穿的那樣。他已經三十五歲了，使得他的父母極爲擔憂。

最壞的是，他給別人做下了這樣的一個壞榜樣。他做下的缺德事，他從來不想法隱瞞起來；所以，漸漸的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何等的可怕的人。實在講，我想他對於他自己的怕人的行徑，必是引以爲得意的。塔來頓大佐在他的現代浪人傳裏會提起過，他說，地獄公爵之「坦白」是一件美德，使得我們可以原諒他的驚人的過失。對於已死的人所發表的意見表示不贊同，這當然是難過的事，但是我以爲「坦白」只有在宣示好的品行好的感想的時候纔能算做一件美德，至於宣示罪

惡的時候的「坦白」，本身也就是罪惡了。

喬治地獄公爵終歸爲了他的過失贖罪了，而他贖罪的方法在他生時從沒有令人知曉。他很奇怪的忽然從他所常活動的社交範圍裏失蹤了，再也不見他的蹤跡，我現在就要宣布這其中的內幕。我想小讀者們必將承認，也許對於他曾下過激憤的裁判，而此刻得要重加考慮，或竟撤消。我將把公爵交給讀者們裁判。不過我替他辯護，不是根據於他的坦白，有些他的朋友倒是極羨慕他的這種坦白的。真有這樣的人！真有這樣的人，無能而剛愎，以爲有一個歷史的榮銜而行事無所顧忌，是一件趣事。他們會說：『喬治地獄來了，我的公爵的面貌多麼邪壞呀！』「位愈高則責任愈大」[Noblesse oblige]，你說是不是呢，所

以一位貴族的人真要慎重他的名譽。隱名的荒唐倒是沒有多大害處。

講起來很有趣，有許多人對於他的榮銜無所顧忌，而又極不贊成他。於是他每次走進屋裏去，他們就奔到門傍從門上鑰匙洞裏很嚴厲的察看他的。每天早晨，他走上皮卡地麗，他們就跨到街的那邊擠在一起，讓他和他的惡伴在那一邊，至今仍是稱爲『曖昧』的一邊。喬治公爵對於這種舉動毫不介意。實在是，他簡直是完全變成頑強了，婦女們見他走過便提起裙子避之惟恐不及，而他却從容不迫的稱讚她們的足。

我引爲幸事，從未見過公爵。他們說他很像卡里古拉，帶着浮爾士塔夫爵士的那種奮勇，有時候在冬天早晨，在聖哲姆士街上，年青

的孩子們看見他（那神通廣大的可怕的先生！）走來，東風吹縐他的水獺毛，把獺毛吹起到他的頸上腕上，吹得他的紫紅的臉腮格外的紫紅，孩子們便嚇得聲也不敢出，嚇得握緊了保姆的裙邊。育兒房中都叫他做『鬼魔王』。孩子們淘氣的時候，保姆就說他將從煙囪裏或從藤布箱上走下來，孩子們便都老實了。所以在保姆手裏，就是壞人也是勸善的力量。

倒是不假，公爵不吸煙——這當然是一件消極的美德，我恐怕這也是由於當時的時髦——不幸他的美德盡於此了。他極歡喜城市，并愛城市內的一切娛樂，而我們英國的湖沼之幽美動人，是他所未會領畧過的。他常引以自豪的說，二十年來不曾看見一朵毛茛花；有一次

他又說，鄉下乃是『一個饅子的天堂』。他的心裏的一幅地圖上面，只有一個倫敦。倫敦給他一切他所願望的東西。在他十七歲的生日那天，他與福拉福拉爵士在布得耳擲骰子遊戲，贏到了一所座落在赫茲的很好的大廈福拉別墅，然而他從來沒有到那裏過一天快樂的日子，他整個的就沒去過一天，這豈不是怪事嗎？他總是暴戾殘忍，他拒絕這破產的爵士來『報復』。他總是殘忍而傲慢，他提議請他住到門房裏去——這個提議他略為遲疑也就接受了。『我敢起誓，這個人的這個位置不過是領乾俸的虛職而已，』喬治公爵就說，『我永遠不要他給我開門的。』於是福拉別墅的兩扇大鐵門都長滿了鏽，園徑也蓋滿了苔。麋鹿也到廊簷下吃起草來了。到處都長着野花。大理石的牧神之像

也坍倒了，倒落在砌石的小池裏的水草荷葉之間。

公爵一生所有的罪惡，最荒唐的無過於他荒廢了福拉別墅這件事。有人散布流言（他也從不費事加以否認）說他是用卑劣手段贏來的，用灌鉛的骰子。實在講，在聖哲姆士沒有一個鬪牌的人比他更爲慣用欺騙手段。他很富，又沒有妻室要他供給，並且他的牌風總是好的，他的這種欺騙行爲我實在找不出寬恕的理由來。在卡爾登飯店，當着好些位主教與內閣大臣，他極不客氣的向攝政皇太子強索他數月前欺騙得來的五千金幣，甚至於聲言如若討不到債他就不走出這屋子。皇太子是出名的善於隨機應變，於是請他住在那裏做客；喬治公爵也就居然住了好幾個月。自此以後，我們無須驚訝，當我們在書裏讀到關

於他的事，說他「很少的時候肯坐下來做「凌波戲」而袖裏不藏着幾張一點的牌，有時竟藏着七張之多。」我們只得詫異，爲什麼人家要容忍他。

加伯耳戲院，是王孫公子銷夜之所，他晚上就到那裏先去耗費幾點鐘。他穿着喬治時代的服裝，（這種服裝不比在如今，在當時不算做怪異，）臂上摟着舞女拉甘波奇，身後隨着爛醉的扈從，逍遙自在的在燈火輝皇的花園中遊行。在高聲談話之中，他也會說幾句應時的笑話，唱一曲調情的小曲，跳舞片刻，或是吵架。這些荒唐事做倦了之後，他就去到露天小劇場包箱裏面一坐，獎勵那些變戲法的，打拳比武的，演戲的，以及一切臺上賣藝的奇奇怪怪的人。

五月的一夜，星光燦爛，月亮美得像一朵茶花，公爵在包箱裏坐着，手扶着墊褥的臂架，看着嬌小的捲髮的滑稽矮人初次登台獻技。

加布耳戲院這回真可以說是有了新奇可觀的玩藝兒。喬治公爵領導着喝采。矮人跳舞完後唱了一隻戀人的曲子。還不止這個。緊接着是射箭演藝。停了一會，矮人重上舞台，手持一把小金弓，背上攏着滿筒的箭。他把這望顫響的箭一枝一枝的向各方射去，很準的，有幾枝射入臺畔長着的刺球花的皮，有幾枝射中包箱的柱槽，又有兩三枝射上天上的星辰。看衆非常滿意。『好啊！好啊！好射手！』(Bravo! Bravo! Sasiaroi) 喬治公爵用拉甘波奇的語言喃喃的說，拉甘波奇就坐在他的身旁。最後，助手搬上一個蠟人靠在一個樹幹上。滑稽矮人的兩眼

網上一塊圍巾，立在戲台上很遠的一角。真好啊！因爲一箭射穿了蠟人的心，或者說，一箭射穿了應該是心的那塊地方，假使那是個真人而不是蠟的。

喬治公爵要了葡萄酒香檳酒，又把射箭的矮人喚到他的包箱裏，好稱讚他的技藝，並祝敬他一滿杯的酒。

『你真有射箭的天才』，公爵用綺麗的謙抑的態度說了。『過來坐在我的旁邊；先要准我介紹給你我的這位神聖的伴侶甘波奇小姐——一個處女星，一個佩弓的人馬星，了不得！你們二位應該是在天上會見過的罷。』

『真是的——好幾年前我見過小姐，』矮人回答說，深深的一躬。

「可不是在天上，或者小姐早忘了我了罷。」

這位小姐聽了之後怒得臉上發紅，因為她實在不算是年青了，而矮人面上却孩子似的。她以為他是在輕視她；她的眼光一閃。喬治公爵很狡猾的樣子直擠弄眼睛。

「年青時的經驗真是好啊，」他笑了。「請問，你可已經過二十歲了麼？」

「我也數不清我活了多少歲，」矮人說。「祝公爵健康！」他喝乾了滿杯的酒。喬治公爵又給斟滿了酒，問他用什麼方法或神佑而能這樣精闢射術。

「長期的練習」，這個小東西回答，「在人體上長期的練習。」他很

神秘的點動着他的捲髮。

『可了不得，你可是一個危險的包箱中的伴侶了。』

『公爵就是一個很好的箭靶子。』

喬治公爵不大歡喜他這句關於自己身軀肥大的笑話，他的身軀是和皇太子相差不多的，所以他就立刻轉過身去，眼睛望着戲臺上。這一回發笑的是拉甘波奇。

一齣新歌劇薩瑪康之美囚正在排演，所有的到加布耳戲院來的觀眾都很焦急的想看初次登臺之琴妮梅兒，據說是又美又多才。這預告果然證實了，當這美的囚犯從木樓窗探出頭來的時候。襯着她的藍色的頭巾，臉色顯得慘白。一隻黑眼，顯着恐怖；張着的兩片嘴唇似乎

不能言語。「她是怕我們嗎？」觀衆都在驚訝。「還是怕因她的殘忍的父親阿弗沙之亮幌幌的彎刀？」他們於是向她大聲喝采，後來她跳了下來，被摟在她的漂亮的戀人尼沙拉的懷裏，然後她撇開她的東方的織巾，做哥倫賓式之簡單跳舞，觀衆都極其的歡喜。她很年青，跳得不算很好，這是實在的，但是觀客寬恕了她。她舞畢望見她父親提着彎刀，觀客的心都爲她跳快起來。看了她求饒命的情況，觀衆的眼裏都爲之充滿了淚。

喬治公爵看得入神，忘記了他的兩個伴侶，只是向戲臺上呆看。他好像是一個夢幻中的人一樣。猛然間，好像有什麼刺了他的心。他痛得跳立起來，回頭一看，好像是有一個長翅膀的笑容可掬的小孩兒